

## 粵語（廣州話）“V 下”、“VV 下”與“V 下 V 下”形式關係探討

朱元 Yuen CHOO

香港科技大學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摘要：本文在前人從共時層面對粵語（廣州話）“V 下”、“VV 下”及“V 下 V 下”結構的語法形式、語法意義、語義特徵及語用條件進行討論的基礎上，從考察粵語歷時材料入手並借鑑 Joan L. Bybee (1985) 談論形態中意義與形式之間關係的理論框架，即相關性 (Relevance) 與普遍性 (Generality)，對“V 下”、“VV 下”、“V 下 V 下”及與這些形式同源且在語義上有所聯系的“V 一下”、“V 一 V”、“VV”、“V 兩 V”、“V 咗 V”形式之間的關係進行梳理。梳理的結果是“V 一 V”、“VV”、“V 兩 V”、“V 咗 V”和“VV 下”同屬一條關係鏈，而“V 一下”、“V 下”和“V 下 V 下”自成另一條關係鏈，兩條關係鏈的共同源頭可能即是中古的“一 V”式。在考察材料的過程中，我們發現不是所有的“V 下”形式都有相對應的“V 一下”形式。因此，我們認為“V 下”是由“V 一下”省略入聲“一”字而成的說法值得商榷。此外，我們在對上述形式關係進行梳理的過程中同時得出了現有研究區分“V 下”、“V 下 V 下”的“下”讀陽上調，“VV 下”的“下”讀高升調的原因，縱然現代粵語使用者對這兩個“下”的聲調都不再加以區分。總的來說，本文跟前人研究的不同在於我們不僅從歷時層面看這些形式的發展演變，更進入其深層結構去探討它們之間的關係。

### 1. 引言

#### 1.1 概說

粵語（廣州話）中有這樣幾個表層結構看似相關的形式，即“V下”、“VV下”及“V下V下”。<sup>1</sup>在結構上，前人論述多認為“V下”是省略數詞“一”而成的固定結構，其中的“下”源于短時動量詞“（一）下”，而形式表現較“V下”複雜的“VV下”及“V下V下”結構中的“下”亦源於此。<sup>2</sup>在聲調上，學者多認為“V下”及“V下V下”的“下”讀[ha˩]（陽上調），而“VV下”的“下”讀[ha˨˩]（高升調）。<sup>3</sup>彭小川（2000）則認為，“VV下”的“下”有兩讀，即[ha˩→˨˩]（陽上→高升）和[ha˩]（陽上），且整個結構在語用上表達的意義不盡相同：“VV下[ha˩→˨˩]”表示動作、情況持續了一段時間，出現了新情況或發生了變化，例如：“我哋開開下會，忽然間沖咗幾個人入嚟我們開著會，忽然沖進幾個人來。”；“VV下[ha˩]”用於描寫動作、情狀，例如：“你睇，啲彩燈閃閃下，幾靚啊！看，那些彩燈一閃一閃的，多美啊！”，或用於持續了一段時間並含有“隨意”或“嘗試”之意的場合，例如：“其實由頭至尾都係客串玩玩下。其實從一開始就是客串玩玩兒。”

普遍上，學者認為“V下[ha˩]”表示動作短暫，例如：“畀條手巾你抹下手啦。給你一條手絹擦手吧。”；“VV下[ha˩]”表示動作正在進行，有“正……著”的意思，但當這動作行為正在進行的時候，發生了別一件事情，使動作發生變化，例如：“讀讀下書有人搵佢。正在讀書有人找他。”；而“V下V下[ha˩]”則表示動作持續下去，相當於“……著……著”，例如：“傾下傾下，傾到天光。談著談著，談到天亮。”<sup>4</sup>這裡，我們要問，區分“下”在個別形式中的聲調以及彭氏所言“VV下”的“下”有兩讀，且各自在不同的句式中表示不同的意義，這其中的理據是什麼？

至於“下”的語法功能，張洪年（1972）將“VV下”結構中的“下”看作一個特別的體貌詞尾，而認為“V下”的“下”則純粹是一個已經失去了“一下”的意思的詞尾。不過，大部分學者統一將“V下”、“VV下”和“V下V下”結構中的“下”視為體貌（Aspect），說“下”是短時、嘗試體標記。<sup>5</sup>從漢語史的角度來看，“V下”和“VV下”，甚至是“V下V下”結構中的“下”都是短時

<sup>1</sup> 由於“下”和“吓”在書面上可以交替使用而所表達的意思不變，因此，本文將兩者看作自由變體，行文一律作“下”。

<sup>2</sup> 彭小川：〈廣州話的“VV下”與“V下V下”〉，載單周堯、陸鏡光主編：《第七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方言》增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頁423；王紅梅、詹伯慧：〈漢語方言“VXVX”動詞重疊式比較研究〉，《語言研究》，2007年第27卷第3期（9月），頁53。

<sup>3</sup> 張洪年：《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72），頁162-163；高華年：《廣州方言研究》（香港：商務印書館，1980），頁55；陳慧英：〈廣州方言的一些動詞〉，《中國語文》，1982年第1期，頁71。

<sup>4</sup> 張洪年：《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頁162-165；高華年：《廣州方言研究》，頁55；陳慧英：〈廣州方言的一些動詞〉，《中國語文》，1982年第1期，頁71。

<sup>5</sup> 高華年（1980）、張雙慶（1996）、彭小川（2000、2003）等。

動量詞“（一）下”的虛化形式，因此，不管“下”是不是體貌，本文將三個結構中的“下”一概看作詞尾來進行討論。<sup>6</sup>

綜上所述，前人在共時平面上列舉及討論了此三個結構的語法形式、語法意義、語義特徵及語用條件，這給我們接下來的研究提供了基礎。

## 1.2 研究材料

至於我們所參照的材料，主要是 1841 至 1941 這 100 年間的粵語（廣東話）教科書及字典，茲羅列如下：

Bridgman, E. C. 1841.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 Macao: S. Wells Williams.

Bonney, S. W. 1853. *Phrases in the Canton Colloquial Dialect*. Canton: Canton.

Williams, Samuel Wells. 2001. *A Ton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Canton Dialect (1856) [Part I: A-PAI]*. United Kingdom: Ganesha Publishing Ltd.

Dennys, N. B. 1874. *A Handbook of the Canton Vernacul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London: Trubner & Co.

Eitel, Ernest John. 2001. *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in the Cantonese Dialect (1877) [Part I: A-O]*. United Kingdom: Ganesha Publishing Ltd.

Stedman, T.L. and Lee, K.P. 1888. *A Chinese and English Phrase Book in the Canton Dialect*. New York: William R. Jenkins.

Wisner, O. F. 1906. *Beginning Cantonese*. Unknown: Unknown.

1927. *Beginning Cantonese (Rewritten)*. Part One. Canton: Canton.

Ball, J. Dyer. 1912. *How to Speak Cantonese: Fifty Conversations in Cantonese Colloquial*. 4<sup>th</sup> ed. Hong Kong: Kelly & Walsh Limited.

Fulton, A. A. 1931. *Progressive and Idiomatic Sentences in Cantonese Colloquial*. Hong Kong: Kelly & Walsh.

Wells, H. R. 1941. *Cantonese for Everyone*.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Printing Press.

全面考察這些材料，我們發現只有“V下”在所有材料中都出現，而“VV下”及“V下V下”結構最早見於 1906 年的材料。此外，我們在 20 世紀以後的材料中看到“V兩V”這樣的結構，其在句式中表短時、嘗試義，與“V—V”、“VV”的用法相類，例如：**啲兩啲**佢睇過喇。碰碰他看看吧。（Wisner 1927, p.437）。高華年（1980）討論短時体的部分還列舉了“V咗V”結構，表示動作短暫兼表完成態，例如：佢喺嗰**企咗企**就翻去喇（p. 54）他在那兒站了站就回去了。就前人對近、現代漢語的研究，“V—V”式始見於唐代，其中的“—V”多為表實指的同形動量詞，

<sup>6</sup> 王紅梅、詹伯慧（2007）也將“下”看作後綴。

其省略形式“VV”到元代才出現，<sup>7</sup>而兼表完成態的“V了一V”形式則是後來的延伸。<sup>8</sup>據此，我們認為粵語中也是先有“V一V”及其省略式“VV”，後來才延伸出“V兩V”及兼表完成態的“V咗V”式的。

然而，我們卻不能就考察的材料斷言“V下”、“VV下”和“V下V下”的出現有時間差異，即“V下”、“VV下”和“V下V下”出現在不同的時間點。這是由於這三個形式在語法和語義表達上有所分工，它們並不是共同承擔一項意義及語法功能的不同變體，而且這也可能是早期材料的內容表達剛好不涉及“VV下”和“V下V下”結構。不過，我們也不排除它們之間有歷時演變關係的可能。在我們所考察的材料範圍內，20世紀以前的材料剛好都沒有“VV下”和“V下V下”結構的情況或非偶然。而且，在Williams及Eitel編寫的字典裏，“吓”的用法只有“V一吓”，如：打一吓[strike it once]<sub>打一下</sub>、“Vn吓”，如：打佢兩吓[He struck him twice.]<sub>打他兩下</sub>、“一吓”[in a while/ soon]，如：一吓同去[I will go with you soon.]<sub>待會兒一起去</sub>以及“V吓”，如：問候吓佢啫[only came to visit him]。還不包括“VV下”和“V下V下”的用法。<sup>9</sup>因此，我們相信“VV下”和“V下V下”是後起的，惟無法確切指出其出現的時間點。由於這方面的研究尚缺，關於“V下”、“VV下”和“V下V下”出現的時間問題還有待進一步考證。<sup>10</sup>

### 1.3 本文的意義

考察現有的相關研究，我們同意“V下”等形式中的“下”由短時動量詞“（一）下”虛化而來，但我們認為“V下”是由“V一下”省略數詞“一”而形成的說法值得商榷。此外，我們還希望回答的問題是：（一）現代粵語使用者一般不分，但在學者的研究中為什麼就區分“V下”的“下”讀陽上調，“VV下”的“下”讀高升調？（二）為什麼“V下”這個形式表示動作短暫、“VV下”有表示動作後突然發生新情況的意思，而“V下V下”則表示動作持續？總的來說，我們所要探討的就是“V下”、“VV下”、“V下V下”這三個形式之間究竟有何關係？它們各自的形式與意義又有何關係？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我們借鑑前人從

<sup>7</sup>范方蓮：〈試論所謂“動詞重疊”〉，《中國語文》，1964年第4期；劉堅：〈《訓世評話》中所見明代前期漢語的一些特點〉，《中國語文》，1992年第4期；金桂桃：《宋元明清動量詞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頁118-134。

<sup>8</sup> 我們認為粵語的“V咗V”結構與明、清出現的“V了一V”結構相類。

<sup>9</sup> Williams, Samuel Wells. 2001. A Ton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Canton Dialect (1856) [Part I: A-PAI]. United Kingdom: Ganesha Publishing Ltd, p. 67; Eitel, Ernest John. 2001. 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in the Cantonese Dialect (1877) [Part I: A-O]. United Kingdom: Ganesha Publishing Ltd, p. 178.

<sup>10</sup> 由於本文主要是對形式之間的關係進行梳理，因此，“V下”、“VV下”和“V下V下”結構出現的確切時間點並不影響本文的討論。

共時語料中整理、歸納的論述，通過考察歷時材料，並以 Joan L. Bybee (1985) 談論形態中意義與形式之間關係的理論框架，即相關性 (Relevance) 與普遍性 (Generality) 為基礎，嘗試對“V下”、“VV下”與“V下V下”形式之間的關係及語義關係進行疏理。在疏理的過程中我們發現，“VV下”及“V下V下”形式與意義的匹配符合張敏 (1997, 2001) 所言重疊的象似性 (Iconicity)。

由於學者普遍認為漢語共同語的“V一下”與“V一V”式同源，都源于中古的“一V”式。<sup>11</sup>因此，我們認為粵語中的“V一下”形式也是循著相同的路徑發展而來，也跟“V一V”式同源，故本文的討論將涉及“V一V”及其相關形式“VV”、<sup>12</sup>“V兩V”和“V咗V”。在粵語中，這些形式也都有表示動作時量短及嘗試的意義。

總的來說，本文的意義是在前人對這些形式的表層結構 (Surface structure) 及其語法功能進行討論的基礎上，從歷時材料著手，進一步探討這些形式之間的關係問題，給粵語中這幾個形式各異、語義表達似有關聯又似乎不能任意互相取代的結構進行系統的疏理。在進行疏理的過程中，我們也看到粵語中這些表示動量小、時量短及嘗試意義的形式在語言發展中的變化。

下面我們先來看看“V一V”及“V一下”等相關形式在漢語中的歷時演變及發展。

## 5. 結構溯源

“V一V”式在中古的時候只有“一V”的形式，如“一擊”、“一問”等動量結構。一直到宋代，“一V”才以同形動量詞的形式與動詞組合成“V一V”式。其中的“一V”既可以表示確定的次數，例如：“師以手于空畫一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一尚不會，什麼處得百會來？’”（五燈會元，p.7），又可以表示動作次數少、時間短、程度輕等抽象的量概念，例如：“我上又不得，下又不得。且歇一歇了，去坐地。（張協狀元，p.8）。<sup>13</sup>簡言之，同形動量結構中的數詞在最開始是實指的，後來才發展出虛指的用法，且逐漸取代實指的優勢。由此推斷，現代漢語表示次數少、時量短的“VV”式出現較晚，大概始見於元代“V一V”中數詞虛指逐漸普遍化之時，其為“V一V”結構省去“一”的省略形式。<sup>14</sup>

<sup>11</sup> 王力 (1944)、太田辰夫 (1987)、范方蓮 (1964)、趙元任 (1968) 等對此都有論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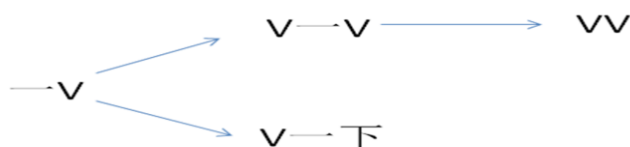
<sup>12</sup> 這裡所談“V一V”、“VV”不包括由形容詞組成的形式，如：“靚 (一) 靚”、“貴 (一) 貴”等。

<sup>13</sup> 范方蓮 (1964)、徐正考 (1990)、劉堅 (1992)、金桂桃 (2007) 等。

<sup>14</sup> 范方蓮 (1964)、劉堅 (1992)。

而同樣來源於中古“一V”形式的還有由短時動量詞“一下”構成的“V一下”形式。其中“下”最初是作為動量詞，用來稱量方向“自上而下”的擊打類動詞。由於擊打類動詞的動作表現一般是快速的，故動量詞“下”在表動作次數的同時，又含有“時矩短”的意味，由此發展出表示時量短的用法。“下”表短時量作補語，表示動作本身所持續的時間不長。<sup>15</sup>

據此，我們可將漢語“V—V”和“V一下”的發展途徑概括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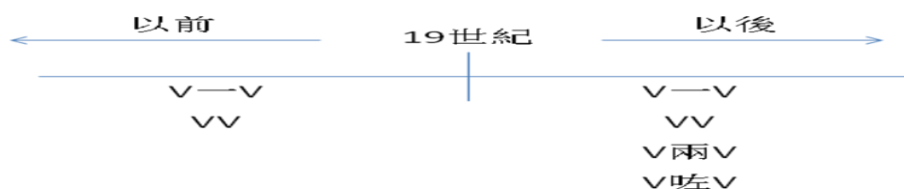


## 2.1 粵語的“V—V”及其延伸形式

粵語中的“V—V”式很有可能也是循著上述同形動量結構的演變而發展出“VV”式來的。除了“VV”式，粵語的“V—V”式還延伸出“V兩V”式以及表示完成態的“V咗V”式，舉例如下：

1. 啲兩啲佢睇過喇 (Wisner 1927, p.437)  
碰碰他看看吧。
2. 佢喺嗰企咗企就翻去嘞 (高華年 1980, p.54)  
他在那兒站了站就回去了。
3. 佢睇咗睇，就知邊嘢要修整啦 (高華年 1980, p.54)  
他看了看就知道哪兒要修整了。

根據材料的考察，“V—V”和“VV”在 Bridgman (1841) 就已出現；“V兩V”式首見於 1927 年的材料；“V咗V”式則見於高華年 (1980) 的討論。由此，我們推斷，粵語中“V—V”及其相關形式在時間軸上的分佈如下：



<sup>15</sup> 王紹新：《課餘叢稿》（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2000），頁 167、169；金桂桃（2007），頁 170-188。

在語義上，“V一V”、“VV”除了表示動作的時間短暫，也兼表嘗試意義，例如：

4. 你們**想一想**假如我身上有一處兒生個瘡或者閃了手跌了腿渾身上難道受用麼（Bridgman 1841, p.102）  
你們想想，我身上要有一處兒長了瘡或是折了手、摔了腿，這渾身上下還受用嗎？
5. 咪催命咁，等我**計一計**先。（高華年 1980, p.53）  
別催，先讓我算一算。
6. 你去**睇睇**佢哋執起晒啲工具未？（高華年 1980, p.53）  
你去看看他們把工具都收了沒？
7. **試一試**（Dennys 1874, p.28）  
試一試。
8. 焗塊鹿脯**試試**（Bridgman 1841, p.167）  
燒塊鹿肉試試吧。
9. 你**搵搵**嗰嘢有冇把斧頭？（高華年 1980, p.53）  
你找找那兒有沒有一把斧頭？

由於“V一V”和“VV”在句式中表達的意義基本相同，我們或可將它們視為一個形式的兩個自由變體。<sup>16</sup>

而與“V一V”結構相同、內容不同的“V兩V”式在句式中的表達功能也跟“V一V”基本相同，如上邊例子中的“啲兩啲”，也是表現的嘗試意義及動作時間短暫。但是，“V咗V”形式則跟前三者有較大的不同，除了表示動作短暫，它還兼表完成態，表示動作已經完成，例如：“佢**睇咗睇**，就知邊嘢要修整啦他看了看就知道哪兒要修整了。”，“睇”的動作不僅短暫，並且已經完成。而前面所說的“V一V”、“VV”、“V兩V”的動作時間雖也短暫，但卻不一定完成。例如：“你去**睇睇**佢哋執起晒啲工具未？你去看看他們把工具都收了沒？”，“睇”是某人建議“你”去做的動作，動作未完成，這裡就不能用“睇咗睇”來表示。可見，粵語中“V一V”等相關結構的演變不僅表現在形式上，還體現在語義特徵的豐富化。至於這些結構在形式表現上有何關係，我們將在第四章進行探討。

## 2.2 粵語的“V一下”及其相關形式

<sup>16</sup> 因為“VV”一般都可加“一”還原為“V一V”；“V一V”一般也都可以省略“一”成“VV”。例如：“試試、掃掃、行行”可加“一”還原為“試一試、掃一掃、行一行”；“想一想、睇一睇、勸一勸”可省略“一”成“想想、睇睇、勸勸”，它們所表達的意思基本不變。

## CHOO: 粵“V下”

學者普遍認為，粵語的“V一下”結構由動量詞“一下”發展而來。不過，由於動量詞“（一）下”的虛化，它很快就演變成“V下”形式並被廣泛使用。值得注意的是，“下”作動量詞在早期粵語中也是稱量擊打類動詞，表示動作次數，例如：“打兩下添[Strike two more]<sub>多打兩下</sub>”（Bonney 1853, p.44），“兩下”在這裡是實指，表示“打”的動作做了兩次。此外，粵語還發展出“VV下”和“V下V下”形式。

在語義上，“V一下”、“V下”表示動作是短暫的，例如：

10. 試一吓添，係好計嚟啲（Dennys 1874, p.63）  
是個好計劃，多試一次吧。
11. 要掃吓天花板（Bridgman 1841, p.131）  
要把天花板掃一掃。
12. 我歇下同你做喇（Wisner 1906, p.11）  
我歇一會兒就幫你做。
13. 所以嚟共你商量下（Wisner 1906, p.27）  
所以來跟你商量商量。
14. 你講的唐人餐廳我聽吓好唔好（Wells 1941, p.164）  
你說些唐人餐廳給我聽聽好嗎？

在多數情況下，“V一下”、“V下”能替換“V一V”、“VV”，兼表嘗試意義，例如：

- 你搵搵啲嘢有冇把斧頭？  
你搵一搵啲嘢有冇把斧頭？  
你搵一下啲嘢有冇把斧頭？  
你搵下啲嘢有冇把斧頭？

“搵一搵”、“搵搵”跟“搵一下”、“搵下”在句式中進行互換，所表達的意思基本相同。我們認為，“V一下”、“V下”與“V一V”、“VV”之所以能互換，跟它們在中古是同一來源以及它們的語義特徵相近有關。

至於“VV下”和“V下V下”，“VV下”表示動作進行過程中驟然發生一些事情，使原來的動作發生變化：

15. 講講下又忽然話……（Wisner 1906, p.54）  
說著說著又突然說……
16. 車行行吓就停（Wells 1941, p.179）



車走著走著就停下了。

17. 張醫生食食下飯，就有人搵佢睇病（高華年 1980, p.55）  
張醫生吃著飯，突然有人來找他看病。

也可以用於描寫動作、情狀，例如：

18. 唔合腳步，乘轎（口擻）（口擻）吓（Ball 1912, p.136）  
腳步不合，轎子就會顛顛簸簸。

“V下V下”則表示動作持續下去，相當於“……著……著”，例如：

19. 講下講下，覺得有幾耐就到步（Wisner 1906, p.49）  
聊著聊著，感覺不多久就到了。  
20. 等下等下，越等越心急（陳慧英 1982）  
等著等著，越等心越急。

由於“VV下”和“V下V下”在句式中表示的意義有差異，因此它們不能互換。同樣的，由於“VV下”、“V下V下”在句式中表達的意思跟“V一下”、“V下”或“V一V”、“VV”等有明顯的差異，因此也不能互換。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多數情況下“V一下”、“V下”在句式中可以互換，但以現代粵語的語感來判斷，不是所有的“V下”形式都能加“一”還原為“V一下”形式。上一章我們說，在結構上，學者普遍認為“V下”是省略入聲“一”字而成的固定結構，其中的“下”源于短時動量詞“（一）下”。我們同意“V下”等形式中的“下”由短時動量詞“（一）下”虛化而來，但對於“V下”是由“V一下”省略數詞“一”而形成的說法存有疑問，原因就在於以“V下”而不以“V一下”形式出現在現代粵語中的例子，也不以“V一下”形式出現在早期粵語材料中。例如：我們現在說“食下野”、“飲下水”，而“食一下野”、“飲一下水”的說法極不自然。關鍵在於，如果說“V下”是“V一下”的省略式，那能夠進入“V下”形式的動詞，最初的時候也要能夠進入“V一下”形式。但事實並非如此。我們無法在早期的材料中找到如“食一下”、“飲一下”的例子。而且，即使材料中出現“V一下”形式，動詞V也都是由“試”、“等”、“打”等來充當。例如：試一吓添，係好計嚟啞。（Dennys 1874, p.63）。我們或許能說這是種偶然現象，材料中剛巧都不出現如“食一下”等例子，而進入“V一下”形式的動詞剛巧都是“食”、“飲”等以外的動詞。然而，若我們將這個問題跟“V一V”式聯繫起來，我們會發現不在現代粵語語用和語法範疇內的“食一食”、“飲一飲”等例子，也不出現在早期粵語材料中。既然“V一V”和“V一下”形式有著同源關係，而這兩個形式又都不能容納動詞“食”、“飲”等，早期材料中沒有

“食一下”、“飲一下”等用例的情況就不太可能是偶然。如此說來，“V下”是“V一下”省略入聲“一”字而來的說法不夠完善，因為不是所有的“V下”式都有相對應的“V一下”形式。與其說是省略，不如說“V下”是“V一下”形式經語法化過程而形成的，即動補結構“V一下”中的“一下”詞義虛化而成詞尾“下”；詞義虛化後的“下”適應性更強，能允許更多的動詞與其組成“V下”結構式，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動詞“食”、“飲”等能進入“V下”形式而不能進入“V一下”形式。

我們再以動詞“打”來鞏固我們的說法。若將動詞“打”分為表示具體肢體動作的“打<sub>1</sub>”（打<sub>1</sub>人）、動作表現為一段過程的“打<sub>2</sub>”（打<sub>2</sub>波）及動作表現較不明顯的“打<sub>3</sub>”（打<sub>3</sub>電話），我們會發現，“打<sub>1</sub>佢一下”打他一下、“打<sub>2</sub>下壁球”打會兒壁球、“打<sub>3</sub>下電話”打下電話是自然的說法，但“打<sub>1</sub>下佢”說起來就不甚自然，或者只會出現在特定語境，例如：個仔你打<sub>1</sub>下佢，佢就會乖嘅喇。那個孩子你只要打打他，他就會聽話的了。這是由於“打<sub>1</sub>”的動作次數是可數的，“打<sub>1</sub>佢一下”是實指的動量“一下”，而由“（一）下”虛化而來的“下”已不具備實指的能力，更偏向於表示時量的短暫。根據人類使用語言的認知心理，我們一般不會用時量來描述“打<sub>1</sub>”的動作表現，比如我們不會說媽媽打了他很久或媽媽打了他一陣子。但是，我們卻能用時量來描述“打<sub>2</sub>”、“打<sub>3</sub>”的動作表現，因為“打<sub>2</sub>”、“打<sub>3</sub>”的動作表現往往牽涉時間過程，如“打<sub>3</sub>電話”、“打<sub>2</sub>壁球”都會經過一段或長、或短的時間才結束，不像“打<sub>1</sub>”，是一擡手、一投足就結束的瞬間動作，這一擡手、一投足的動作可以清楚地一下、一下計算，但每一下動作之快以致無從計時。就因為這樣，“打<sub>1</sub>”也不能進入表短時的“VV”形式；我們能說“打<sub>2</sub>打<sub>2</sub>波”、“打<sub>3</sub>打<sub>3</sub>電話”，但不說“打<sub>1</sub>打<sub>1</sub>人”。<sup>17</sup>有鑒于此，“食”、“飲”等動詞為什麼只能進入“V下”形式就不解而明了。這是由於在動詞“食”、“飲”所表現的動作過程中，其動作次數是不可數的。我們只能用時量來描述動作進行了多長時間，或用量詞作為動詞“食”等的賓語，如：“食一啖”，來說明“食”的分量，但不能用動量來描述這類動作過程。此外，雖然“V一下”形式中的“一下”也從實指虛化為表短時量，但它表實指的用法並未因此而消失，所以在句式中會出現歧義，如：“試一下”可以表示短暫的嘗試，也可以就實指一次的動作“一下”（try sth once），也就是說，相對於“打<sub>1</sub>”等動作動詞及“食”、“飲”等動詞，“試”、“着”、“睇”等這些動詞能兼用動量和時量來描述，故“V一下”和“V下”兩個形式都能接受它們。

總的來說，我們認為與其說“V一下”形式省略入聲“一”字而成“V下”，不如就將焦點集中在短時動量詞“（一）下”的虛化。“下”由實指的“一下、兩下、三下……”等動量補語虛化為表示動作短暫的“下/一下”，其中的數

<sup>17</sup> 雖然“打<sub>1</sub>緊人”、“打<sub>2</sub>緊波”、“打<sub>3</sub>緊電話”都能說，且也都牽涉過程，但這種過程確切指的是時態過程（Tense），而不是如“下”所表的動作在短時間內的量化過程。

詞已不起任何作用，不僅“一下”不再是實指的動量“一下”(once)，詞義虛化後表示動作短暫的“下”也不再能與“一”以外的數詞結合，且即使與“一”結合，這個“一”也不再表示實際的數量。換言之，表示動作短暫的“下”不需要數詞來支撐其語義表達，故在“一下”跟“下”都表示短時而“一”又不含具體意義的情況下，經濟性原則選擇淘汰不表數量的數詞“一”，使表示動作時量短的“一下”進一步語法化成與動詞關係更為緊密的詞尾“下”。如此一來，“V下”形式就是動詞V與詞尾“下”的重新組合，是短時動量詞“(一)下”詞義虛化後與動詞結合而產生的一個新的形式，因此，它是較“V一下”<sup>18</sup>意義虛化的形式而不是“V一下”的省略式。此外，我們認為，根據動詞所表現的動作性質，有些動詞只能進入“V一下”或“V下”形式，有些動詞則兩個形式都能進入。我們在材料中只找到“食下”以及我們現在一般只說“食下”而不說“食一下”，就是因為在動詞“食”所表現的動作過程中，其動作次數是不可數的，故動詞“食”不能進入表示動量的“V一下”形式。

這裡必須強調，以上論述僅為初步想法，還有待考察更多的語料以進行深入論證。

表面看來，“VV下”和“V下V下”形式似乎都是順著“V下”形式隨語言的發展演變而來的。其實不然。關於“V一下”、“V下”、“VV下”、“V下V下”結構的形成及各形式之間的關係，又它們跟“V一V”、“VV”等在形式上的關係，將在第四章討論。

## 6. 相關性 (Relevance) 與普遍性 (Generality)

這一節，我們先簡略介紹 Joan L. Bybee (1985) 談論形態中意義與形式之間關係的思路及其理論框架。

Bybee (1985) 將形態手段主要概括為三類：詞彙 (Lexical expression)、屈折 (Inflectional expression) 和句法 (Syntactic expression)。這三種手段不是離散的範疇，而是彼此有所關係組成一個連續統 (Continuum)：

詞彙-----派生-----屈折-----自由語法單位-----句法  
 (Lexical) (Derivational) (Inflectional) (Free grammatical) (Syntactic)

<-----  
 融合程度高 (Greater degree of fusion)

上圖顯示，在詞彙、屈折、句法之間存在中間範疇。派生介乎詞彙與屈折之間，而介乎屈折和句法之間是有固定句法位置的自由語法單位，即附著詞 (Clitics)、虛詞 (Particles) 或助動詞 (Auxiliaries)。

<sup>18</sup> 這裏的“一下”是實指的動量詞。

既然上述形態手段呈現為一個連續統，那麼語言中各個詞或詞組所表現的形式與意義的結合採用哪種手段是根據什麼來決定的，即語言中各個形式的形成及其與意義配對的主導原則或動因為何？Bybee 指出，形態手段的決定因素主要依據兩項原則，即相關性和普遍性。

所謂相關性是指若一個語義單位的語義內容直接影響或修飾另一個語義單位的語義內容，這兩個語義單位就互相關聯。如果兩個語義單位的語義內容高度相關，那我們就能推斷，它們是通過詞彙或屈折手段結合的，但若兩者的語義內容毫不相關，那它們的結合就僅受限於句法手段。換言之，高度相關的語義成分往往會互相靠攏並通過詞彙形式表達，或者更常為屈折或派生形式；而相關性越弱的語義成分就越不常以形態手段進行表達，尤其是毫不相關的語義成分就只能在句式中共現，不能進一步融合成更緊密的結構。因此，相關性與形式成分的融合程度（Degree of fusion）有關。形式中各個內容的相關性越強，彼此間的融合程度就越高，其結構也越緊密，所表達的語義因此跟原始形式（Basic form）的語義產生越大差異。

普遍性則是指意義單位所表意義的強適應性及通用性；意義單位所表意義的適應性（Applicability）越強、通用性越高，就越容易與其他語義單位結合，構成的形式融合度也越高。譬如從實詞演變為附著詞而最終變為屈折形式的過程中，進行演變的語素的語音形式及語義內容都得縮減。這種縮減是為增強其意義的適應性，並且能適當地在句法上與盡量多的詞根結合。此外，這種縮減後的意義也必須符合交際、溝通需求以提高其在語言中的使用頻率。這也就是為什麼語言中的虛詞絕大部分是由使用頻率高的實詞經語法化過程虛化而來。

接著，我們回過頭來談上述粵語中的幾個形式之間的關係問題。

#### 四、形式之間的關係

上邊我們說粵語中的“V—V”和“V一下”可能都源于中古的“一V”式，因此，最初的時候，“V—V”和“V一下”結構中的“一V”和“一下”多為實指，“一V”是同形動量詞，而“下”可以表示動作次數。後來，隨著漢語的發展，“V—V”結構中的“一”越來越趨向於虛指而最終被省略，生出“VV”形式；“下”也因詞義虛化而變成詞尾，黏附於動詞構成“V下”形式表示動作的時量短。這種演變形式正好符合 Bybee (1985) 形態理論中的相關性和普遍性原則。

##### 4.1 “V—V”、“VV”、“V兩V”和“V咗V”

既然是同形動量詞，“V—V”結構中的兩個V自然同屬一個動詞，兩個V之間具備絕對的相關性。最初“V—V”結構中的“一V”就是實指，如“畫一畫”就確實只一畫，其所指是特定的（Specific），適應性弱，一般只能與表現具體動作的動詞組合。隨著語言的進步發展，“V—V”形式的使用頻率增高，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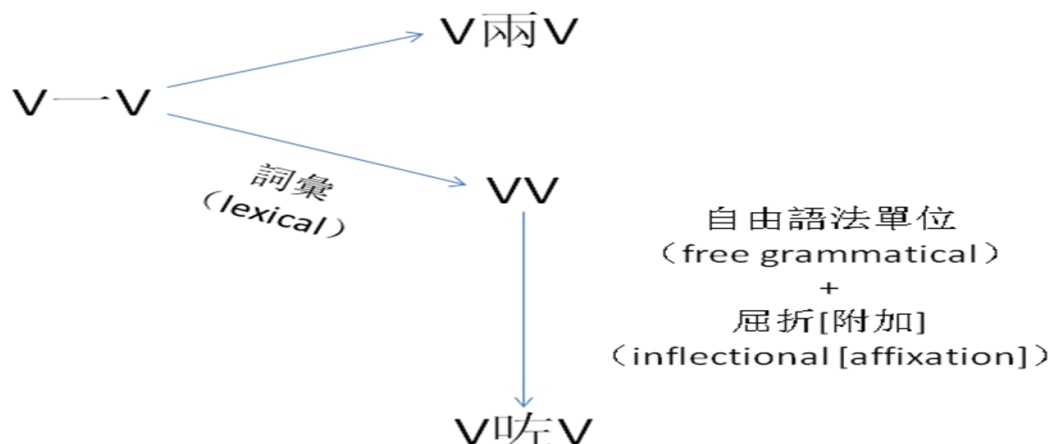
增強其在語言使用中的適應性及提高其通用性，數詞“一”由實指逐漸轉為虛指，再後來結構本身更捨棄“一”以拉近兩個V之間的距離，凸顯兩個V的相關性，使兩個V的融合度提高，形成結構關係更為緊密的“VV”形式。從手段上來分析，原來“一V”表示實指的“V—V”是句法上的動賓結構，但“一”省略以後，“V+V”兩個詞結合，以一個詞彙形式表達一個意義，使其融合度基本上升至詞彙層面。此外，由於從實指的“V—V”到數量意義較虛的“VV”經歷了語素和意義的縮減，結構的語音形式也相應發生了變化。除了讀陰平、陰上和上陰入的動詞聲調無明顯變化，其他動詞變成“VV”式後第一個字都讀高升變調。<sup>19</sup>例如：

21. 馴馴 fen<sup>1</sup>\* fen<sup>1</sup> [陰去→高升]

22. 坐坐 ts<sup>5</sup>ɿ\* ts<sup>5</sup>ɿ [陽上→高升]

至於與“V—V”在結構上相同但內容不同的“V兩V”結構，我們認為它只是“V—V”形式的延伸，其構形手段跟“V—V”是一樣的。而兼表完成態的“V咗V”結構中表示完成體的自由語法單位“咗”則以附加的方式加插在“VV”式之間。

至此，我們可以總結出“V—V”、“VV”、“V兩V”和“V咗V”形式在形成過程中的關係如下圖所示：



<sup>19</sup> 陳慧英：〈廣州方言的一些動詞〉，《中國語文》，1982年第1期，頁69-70；李新魁著；嶺南文庫編輯委員會、廣東中華民族文化促進會合編：《廣東的方言》（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頁244。

#### 4.2 “V一下”、“V下”、“VV下”和“V下V下”

上邊我們說，“V一下”可能也源于中古的“一V”結構；“下”最初既可表示動作次數，也可表示短時量，且表示動作次數時主要稱量方向自上而下的“擊打”類動詞，而表示短時量時主要作狀語，到了明代，用作補語的例子才漸漸多起來。不論是表示動作次數還是用作補語表示短時量，“V一/n下”形式都是句法層面上的動補結構，“一/n下”和動詞V的融合程度不高，動詞V和“一/n下”之間有時還能加插賓語，如：“牽住個匹馬一吓”牽一下那匹馬（Bonney 1853, p.71）、“打佢兩吓”打他兩下（Eitel 2001, p.178），動詞和補語之間都還能加插受事實語；而且當時表示動作數量的“下”的意義是特指的，主要用來稱量跟人類肢體有關的具體動作，如“打”、“射”、“牽”、“咬”、“吹”等。後來，隨著語言的發展，動量詞“下”的使用頻率增高，爲了適應更多的動詞，其詞義進行虛化；詞義虛化後的動量詞變成一個詞尾，而能與更多動詞組合形成“V下”結構。這個詞尾“下”已不再表示動作次數，而是偏向於表短時量，出現在動詞後表示動作是短暫的。

如果我們同意“V下”形式中的“下”是個詞尾，那這個形式就是通過屈折手段構成的，即自由的動詞+黏附性詞尾，所構成的“V下”形式的融合程度較“V一下”形式高。因此，“V下”結構除了在某些情況下“下”字前能出現體貌詞尾“過”和“咗”，例如：“讀過吓英文。”讀過會兒英文、“佢諗咗吓先至話……”他想了下才說……（張洪年 1972, p.164），<sup>20</sup>一般不容許其他成分出現在動詞V和詞尾“下”之間。此外，由於“V下”形式中“下”的意義較“V一下”更爲虛化，“V下”的“下”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是實指，但“V一下”的“一下”在某些情況下還能表示動作的次數，如：“試一吓添，係好計嚟啞[try it again once more]”（Dennys 1874, p.63）、“打一下[strike it once]”（Williams 2001, p.67）。在這類情況下，“一下”表示動詞“試”、“打”等的動量，跟動詞是句法上的動補關係，故形式的融合程度不如“V下”高。

除了“V下”式，粵語中這個虛化的詞尾“下”還跟動詞結合成“VV下”和“V下V下”形式。

表面上看來，“VV下”和“V下V下”形式都源自“V下”形式。其實不然。我們認爲，“V下V下”是“V下”的重疊式，即短時動作的重疊，表現的是動作的持續；而“VV下”則是“VV”形式加詞尾“下”，“VV”形式本身已經表示動作的時量短，而“下”可看作是個標記，或表示正在進行的動作後會有突發狀況、或表示情狀的短暫、亦或表示持續動作和情狀的間歇。

就形式上來說，“V下V下”是由兩個形式完全相同的“V下”組合而成，也就是說，組成“V下V下”的語義單位有絕對的相關性。此外，“V下”

<sup>20</sup> 詞尾一般不共現，而“下”跟體貌詞尾“過”、“咗”共現是由於這裡的“下”更偏向於一個補語，相等於英語的“soon/a whi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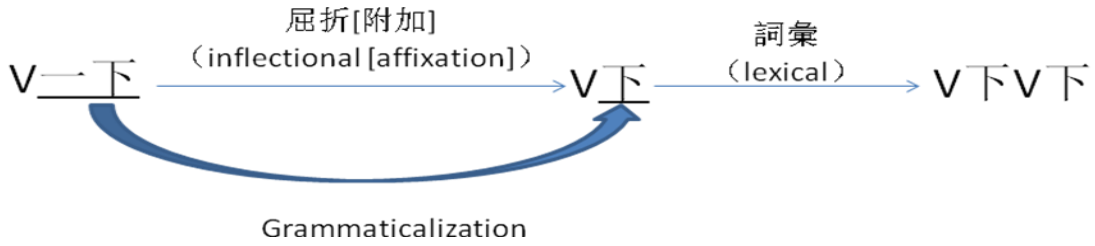
重疊是“V下+V下”，即兩個獨立的語義單位結合而成一個語義單位，共同表達一個新的意義。因此，“V下 V下”是個融合程度高的詞彙化形式。此外，“V下 V下”重疊形式與意義的匹配也符合張敏（1997、2001）所說的重疊的象似性，即更多的相同的形式（重疊）代表更多的相同的内容，所以“V下 V下”重疊式表示動作的持續進行。

至於“VV下”形式，“VV”與詞尾“下”的相關性則在於“下”這個語義單位修飾並影響了“VV”這個語義單位。由於“VV下”形式是“VV”動詞形式加詞尾，因此在連續統上屬於屈折構形。值得強調的是，一些學者認為表示正在進行的動作後面有突發情況的“VV下”形式中的“下”讀高升變調，這明顯有別於其他形式以及用於描寫動作、情狀的“VV下”形式中讀陽上調的“下”。為什麼會出現這種語音形式上的演變呢？我們認為，這是由於附著于“VV”形式的“下”在語義上有所附加，它不僅僅表示動作的短暫，而是要強調動作的短暫，更重要的是它擔負著標示正在進行的動作後面有突發事件產生的責任，因此，隨著語義負擔的加重，其語音形式也發生改變，從陽上變為高升變調。正如 Sapir（1921）和 Haiman（1985b）所說：“語音的加重直接反映強調的加重。”所以，“VV下”的“下”變讀高升調也可看作是語音加重反映強調加重的一種表現形式。況且，粵語中的高升變調也常用來指小、表示愛稱或特指，是發生在特定或特殊情況下的變調形式，這就更進一步解釋了“VV下”形式中“下”為何選擇變讀高升調而不是其他聲調。然而，在現代粵語使用中，“VV下”一般跟“V下”、“V下 V下”同讀陽上調[ha˩]，這或許是因為陽上與高聲調聽起來差別不大，現代粵語使用者在說話時也就不特意加以區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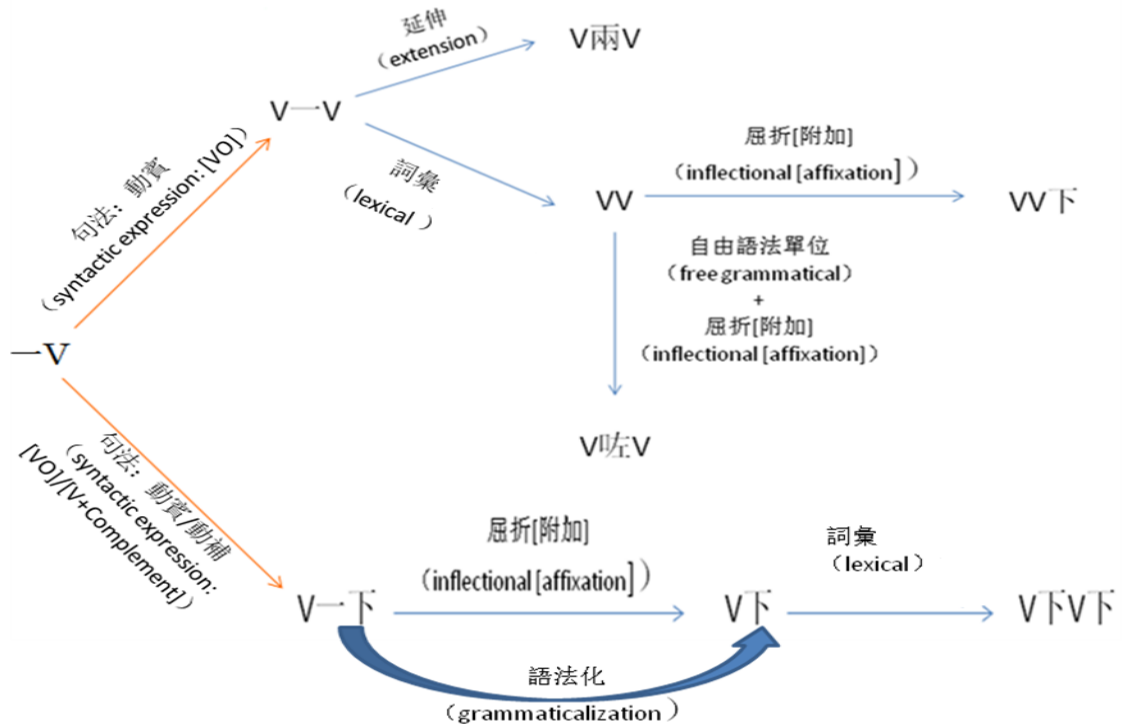
至此，我們為粵語中表示次數少、動量小、時量短的多種形式理出了如下圖所示的關係：



CHOO: 粵“V下”



雖然“V—V”及其相關形式和“V一下”及其相關形式各自成兩條關係鏈，但它們都為同一源頭所維繫，即中古的“—V”式。因此，我們將兩條鏈維繫起來，構成如下圖所示的形式關係：



五、 結語

粵語中表示次數少、動量小、時量短、又兼表嘗試的“V—V”和“V一下”形式可能有著同源關係，即都源自中古的“—V”式。隨著語言的發展、變化，它們相繼延伸出語義特徵更豐富的形式，計有“VV”、“V兩V”、“V下V”、“V下”、“VV下”和“V下V下”。若將這些形式放到時間軸上，是先有“V—V”、“V一下”，再有“VV”、“V下”，接著“V—V”才延伸出



“V兩V”和“V咗V”式，而根據早期粵語字典的記載，我們相信“VV下”和“V下V下”式也不跟“V下”同時出現。

從語義和語法功能上看，早期“V一下”形式中的“一下”可以確切表示動作次數，也可以表示動作的短時量，動詞V和“一下”是動補關係，可以在其間插入受事實語。隨後，短時動量詞“（一）下”的詞義虛化而成詞尾，緊貼著動詞組成結構緊密的“V下”形式。除了體貌詞尾“過”和“咗”，動詞V和“下”之間一般不容許其他成分介入。由於“V一V”、“VV”、“V一下”和“V下”形式都表示動作的動量小、時量短，且都能表嘗試，因此，它們在句式中可以互換。“V咗V”雖是“V一V”的延伸式，卻不能跟“V一V”等形式互換，因為“V咗V”除了具備“V一V”等形式的語義特徵，還兼表完成態。至於“VV下”及“V下V下”，它們的形式雖都出現詞尾“下”，但由於語義單位的重疊，它們都包含持續義--“V下V下”表示動作持續進行，而“VV下”除表示在動作進行的過程中會出現突發情況，也用於描寫動作或情狀。由於語義特徵的明顯差異，“VV下”和“V下V下”在句式中不能互換，當然它們也不能與“V一下”、“V下”等形式互換。

從形態的角度出發，以Bybee（1985）討論形式與意義之間關係的相關性及普遍性原則為基礎，我們對粵語中這幾個在語義上有所聯繫的形式進行梳理的結果是“V一V”、“VV”、“V兩V”、“V咗V”和“VV下”同屬一條關係鏈，而“V一下”、“V下”和“V下V下”自成另一條關係鏈，兩條關係鏈的聯係在其源頭，即中古的“一V”式。

本文對上述形式進行梳理，實際僅解決了這些形式之間的關係問題。對於“V一V”、“V下”等形式，還有待進一步探討的是（一）“V兩V”、“V咗V”、“VV下”和“V下V下”究竟是在什麼時候產生的？（二）我們在第二章裏對“V下”形式的來源所作的論述僅為初步想法，仍需進一步論證。至於哪些動詞只能進入“V一下”或“V下”形式、哪些動詞兩個形式都能進入，以及哪些動詞進入哪些形式是否受條件制約的問題，也必須從考察共時、歷時語料著手，並進行整理、歸納以後，才能有所論斷。

### 參考文獻

- [1] 陳慧英：〈廣州方言的一些動詞〉，《中國語文》，1982年第1期，頁66-71。
- [2] 范方蓮：〈試論所謂“動詞重疊”〉，《中國語文》，1964年第4期，頁264-278。
- [3] 高華年：《廣州方言研究》（香港：商務印書館，1980）。
- [4] 金桂桃：《宋元明清動量詞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
- [5] 李新魁著；嶺南文庫編輯委員會、廣東中華民族文化促進會合編：《廣東的方言》（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

- [6] 劉堅：〈《訓世評話》中所見明代前期漢語的一些特點〉，《中國語文》，1992年第4期，頁287-293。
- [7] 彭小川：〈廣州話的“VV下”與“V下V下”〉，載單周堯、陸鏡光主編：《第七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方言》增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頁420-424。
- [8] 彭小川：〈廣州方言表“持續”義的幾種形式及其意義的對比分析〉，《語文研究》，2003年第4期，頁45-48。
- [9] 太田辰夫：《中國語歷史文法》（1958），蔣紹愚、徐昌華漢譯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
- [10] 王紅梅、詹伯慧：〈漢語方言“VXVX”動詞重疊式比較研究〉，《語言研究》，2007年第27卷第3期（9月），頁50-54。
- [11] 王紅梅：〈動詞重疊研究的方言視角〉，《方言》，2009年第2期，頁140-144。
- [12] 王力：《中國現代語法》（臺北：藍燈文化，1944）。  
王紹新：《課餘叢稿》（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2000）。
- [13] 徐正考：〈單音節動詞重疊形式探源〉，《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0年第3期。
- [14] 張洪年：《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72）。
- [15] 張敏：〈從類型學和認知語法的角度看漢語重疊現象〉，《國外語言學》，1997年第2期，頁37-45。
- [16] 張敏：〈漢語方言重疊式語義模式的研究〉，《中國語文研究》，2001年第1期，頁24-42。
- [17] 趙元任：《中國話的文法》（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 [18] Bybee, Joan L. 1985. Morphology: A Study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Meaning and For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19] Haiman, John (ed.) 1985. Iconicity in Syntax.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20] Sapir, E. Osgood. 1921.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